新疆：荒漠沙海变生态农庄

吉星宇一

游客在农庄中游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提到沙漠，人们会不自觉地联想到一望无垠的荒漠景象，但就在中国第二大沙漠——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南缘，竟能瞧见一座生态农庄：万亩胡杨林从沙海中长出，风穿过树林的呼啸声像是海面掀起了滔滔浪潮。

在这片大漠上，一对夫妻数十年苦心种树和改造环境，建成了一个一二三产业融合、每年接待游客数十万的“超大型”生态农庄。

植绿锁沙 沙漠复绿

农庄的主人是姜海燕和韩建军夫妻，两人通过数十年的努力，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种植了8000多亩林地，养活了杨树80万株，保护了次生沙漠植被50万余株，使10万平方公里沙漠变成了绿洲。

古尔班通古特在蒙古语里的意思是“野猪出没的地方”，不难想象这里曾是一个植被茂盛、生机盎然的绿地。然而，乱砍滥伐、过度放牧等行为导致当地土壤荒漠化，地下水水位下降，古尔班通古特最终演变成中国最大的固定、半固定沙漠。

1998年，兵团改制恰逢林权改革，土生土长的兵团二代姜海燕和丈夫承包了1000亩土地准备种植棉花。然而风沙的侵扰与打击让他们前前后后共失败了6次，直到2003年，越挫越勇的他们才在沙漠中赚到了第一桶金。他们意识到：要想真正改变生存环境，植绿锁沙是关键一步。

姜海燕总结了早期种植棉花的经验教训，结合利用兵团里先进的滴灌技术，在千亩棉花地旁逐步展开沙漠复绿的浩大工程，并且在他们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外地人和兵团人积极投身到植树造林的队伍中来。

胡杨林下 发展旅游

在沙漠治理工作中，姜海燕夫妇探索出一条以畜牧业、种植业、旅游服务业、林下经济的发展增加效益反哺生态再治理，实现生态和经济效益双丰收的新途径。

数万亩杨树长成十几米高的防护林，不仅抵御了漫天风沙，还成了赏心悦目的风景线。于是，姜海燕夫妇依托数万亩胡杨树林，大力发展林下经济。

姜海燕告诉笔者，“生态农庄就是一个小型的田园综合体：一产林场为基础，在林地里套种苜蓿、紫花生、山药、紫薯；二产延伸产业链和产品附加值，不光加工有机农副产品，还利用独特的气候条件大规模种植葡萄，做成品牌葡萄酒销往全国甚至世界；三产是利用特色农庄和葡萄酒庄开发旅游等服务业。”

如今，随着生态农庄的建设，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生态环境得到极大改善，不少游客慕名前来一睹别致的沙漠“冰与火之歌”——数百亩扶郎花海和近万亩胡杨林海，搭配一望无际的沙海，形成了“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的视觉盛宴。

2017年，军燕生态旅游休闲农庄升级为4A级景区、累积接待游客量高达数百万人次，被评为“全国乡村旅游模范户”；姜海燕的丈夫也享有全国林业战线劳模、全国模范致富带头人等荣誉。面对如此殊荣，姜海燕和韩建军却认为自己只是做了一件非常平凡的事情，“如果非要说得特别一点，那就是我们更能坚持而已。”

姜海燕和韩建军夫妇

游客在农庄小憩

多一些有温度的投资

袁 昕

在经济发展至上、解决温饱为首的年代，大多数传统投资首先考虑的是经济效益，不太重视生态效益。但在绿色发展成为社会主旋律的今天，一部分投资者已在不断突破旧有思维，将目光投向废弃采石场、垃圾场、荒滩等被人遗弃的角落，对这些荒芜之地进行二度开发，化荒芜为美丽，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更收获了美化环境的生态效益，让自己的投资更具温度和价值。

经济发展初期，我们曾付出环境的代价：源源不断的煤炭资源从矿区输出，不可胜数的木材自林区外送，为经济建设作出贡献的同时，也留下了沙化的土地、废弃的矿坑等创伤，亟待人们进行生态修复。

当山不再绿，水不再清，天不再碧时，人们幡然醒悟，痛定思痛，积极谋求转变。在这样的背景下，兼具改善环境和社会责任的绿色投资活跃起来。绿色投资是一种基于环境准则、社会准则、金钱回报准则的新兴投资模式，受到了有社会责任担当的投资者的青睐，他们不再把经济效益当作唯一的价值衡量标准，而把经济、社会、环境三重因素综合考虑，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积极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为社会可持续发展贡献一己之力。

绿色投资听起来富有诗意，但在实践中，投资者面临时间、技术、资金等多重困难，充满了挑战。比如在沙漠上，在荒滩中，小至一棵树、一株草的存活，大至一片区域的生态修复，都需要人们数年如一日地投入时间、精力、资金、技术，反复进行努力和尝试，还得经常面对失败。2009年，卢沟桥以北、鹰山以南的北京丰台区永定河畔，还是一片遍布瓦砾的建筑垃圾填埋场，想要在这里打造一个世界级公园，首先面临着数量庞大的垃圾处理问题，需要改造者付出千百倍的心血和行动。但是北京人做到了。面积超过10公顷、深至30米的大沙坑，被设计者根据既有地形，创造性地建设为下沉式景观花园。短短数年时间，这里已成为飞瀑叠翠、山水相依的园博园，成为都市的绿肺和生态屏障。

虽然很多绿色投资获得经济收益的周期长，不确定性因素多，但经过努力，最终却能变垃圾场为生态园，转废弃工厂为创意区……许许多多化腐朽为神奇的案例令人惊叹。这些投资不仅改善了生态环境，还因化荒芜为美丽的独特创新性，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赏游玩，赚得了盆满钵满。与此同时，投资者还获得无形的精神回报，实现了人生价值的升华。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趋势下，包括变废为宝在内的绿色投资正成为新的投资风口。现今，大量荒芜之地等待人们进行生态修复与改造，可选项目数量大，国家一系列顶层设计与政策支持，也正在逐步落地。作为投资回报率高的新兴项目，目前参与投资者较少，仍有广阔市场空间，对于观念新、具有社会责任担当的投资者来说，是一个绝佳选择。

转变需要全社会的推动。化荒芜为美丽不仅需要投资者自身转变观念，还需要政府部门的扶持及社会大众的支持，只有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让投资者看到绿色投资的美好前景，才能吸引更多人加入这一行列。

新时代新步伐

荒芜变美丽 人间创奇迹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安徽石台县美景

唐山：『工业疮疤』变『城市绿肺』

董佳莹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在河北唐山，南湖城市中央生态公园是市民们夏季欣赏美景、避暑乘凉的好去处。难以置信的是，人们脚下这片融湖光山色、绿树城郭为一体的城市生态公园，竟脱胎于荒芜废弃的采煤沉降地。作为采煤塌陷区生态修复的样板，南湖公园展示了唐山这座曾以重工业为主的资源型城市向生态城市的华丽变身。

2016年，以“都市与自然·凤凰涅槃”为主题的唐山世界园艺博览会在南湖公园举办。世园会成功拥抱了来自55个国家和地区的友人，共计接待国内外游客521万人。

作为2016年唐山世园会的核心会址，南湖公园在改造前是经过开滦130多年开采形成的采煤沉降区，1976年唐山大地震又加剧了沉降地的塌陷。

“以前生活和建筑垃圾在这里堆积成一座高达50多米的垃圾山，污水横流、臭气熏天，被称为唐山的‘龙须沟’，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生活环境和城市形象。”市民张健说。

为给市民创造一个休闲、娱乐的场所，唐山市委、市政府实施大面积生态绿化工程，对靠近市区最近的300多万平方米下沉区进行重点建设，之前的垃圾山经过优质土方的覆盖和山石的堆砌，改造成了山顶花园，加上草坪和各种浅根花木的装饰，凤凰台成为南湖公园最清新漂亮的至高点。

经过大规模的植树工程、垃圾山的封场绿化工程、景观道路的建设工程，公园的景观亮化工程以及为保证生态系统稳定性和连续性的扩湖、引水工程，原来的垃圾深坑最终被改造成为一座水域面积11.5平方公里、绿地面积16平方公里的城市中央生态公园。

昔日脏乱荒芜的采沉地，经过化腐朽为神奇、变废为宝的生态建设，发生了质的变化。如今，南湖公园有“桃花潭”、“龙泉湾”等九湖，还有“云凤岛”、“香茗岛”等五岛以及樱花大道、凤凰台、音乐喷泉等120多个景点。湖水、绿地、城市森林、花草组合成了天然的生态景观。作为浴火重生、凤凰涅槃的震后新唐山发展缩影，南湖公园跃升为唐山市一个新的地标性建筑，成为融自然生态、历史文化和现代文化为一体的国家4A级景区，并免费向市民开放。

下图：建设前的公园

右图：建设后的公园一景

上海：废石深坑变五星酒店

董佳莹

上海松江国家风景区佘山脚下，有一个融空中花园、景观瀑布、玻璃栈道和水底客房为一体的现代化特色建筑——上海天马山世茂深坑酒店刚刚建成。该酒店坐落于一个80多米深、约5个足球场大小的采石坑内，被称为“全球人工海拔最低的超五星级深坑酒店”。人们很难相像，十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寸草不生的废弃采石深坑。

从废弃采石场到世界级酒店的华丽转身，要得益于上海市“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促进绿色转型发展”的号召。借此机遇，上海世茂集团开始了一场历时六年“点石成金”的探索。

根据《松江县志》记载，宣统元年，确有苏北采石者于现深坑所在地零星开采，以供生息之需，至日本侵略者侵华，采石者逃散。该采石场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日军占领，为战事建造提供材料；1959年，天马人民公社在小横山设立采石场，那时小横山还是一座海拔近20米高的山体。但是随着城市化建设的需要，石材需求量与日俱增，开挖面积不断扩大，石坑深度逐渐加深，矿坑成为地表的巨大“伤疤”。

早在2006年，深坑酒店就已立项，并由迪拜帆船酒店原班设计人马——阿特金斯团队担任建筑设计。作为一个高度落差近百米的坑内项目，该酒店从设计规划，到施工运营以及建成后的消防、防水、抗震等都面临着很大的难度和风险，且皆无先例可循，设计方案被反复论证和调整，使开工时间推迟至2013年。项目设计总监坦言，这是一次难能可贵的机会，能将一个废弃的工业遗迹重新带给公众，通过设计赋予它全新的功能。

“深坑酒店”一反向天空发展的建筑理念，遵循自然环境，向地表以下开拓建筑空间，弥合了矿坑这一人类活动的地貌创口。“深坑酒店”地面以上建筑仅有两层，屋顶入地并铺绿色草坪，与周围山林协调融合。坑内酒店沿崖壁而建，与呈曲线形态的客房建筑完美融合，赋予了酒店重要的微环境改善功能。营造天然瀑布流入坑底水潭的自然景观，酒店污水通过过滤净化处理排入湖中，并利用水体实现夏天降温、冬天保暖的环保效果。结合酒店基地采石坑的特点，酒店还引入了蹦极中心、水下餐厅、景观餐厅、水上SPA、室内游泳池等适合崖壁和水上活动等多种娱乐服务，充分彰显了“融于自然”的设计理念。

南京林业大学教授姚松认为，矿区复垦不能对其只做简单复绿，而应该最大化地提升矿区的利用价值，宜绿则绿、宜耕则耕、宜景则景、宜建则建。“深坑酒店”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建在废石坑里的五星级酒店，将环保设计与旧工业区改造合二为一，采用生态恢复和文化重现等手段，达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无疑是建筑史上的奇迹。

上图：正在施工中的酒店